

冬皇絕響留人間

齊 崧

錢培榮拜師與孟小冬錄音

(本文另有圖照刊第五頁)

遠在十年前，即聽到余派鬚生名票錢培榮先生的「狀元譜」錄音。當時并不知為何人所唱，但覺得余味兒十足。吐字噴口，無一不佳。洵為老生之雋才。故對錢先生傾慕已久。嗣經名律師汪文漢兄（亦為余派名票）之介紹，得償識荆之願。從此魚雁往還，相見恨晚。某夕與培榮先生暢敘，促膝談心，承告關於拜孟冬皇為師之一幕。內容曲折，妙趣橫生。故樂為援筆誌之。

錢培榮君十四歲入門

培榮兄自十四歲時起，即愛好平劇，專攻余派。屈指算來，歷經六十餘載，從無間斷，興趣始終如一。當時錢兄卜居上海。第一次看到余叔岩的戲，是在上海亦舞台，劇目為探母回令。是余氏的拿手傑作。以後遇有機會即不放過，故聽余的戲不少。時有陳鴻萱老先生者。長期居滬，亦為余迷。對於余的東西雖非親炙，但由余的三位琴師李佩卿、朱家奎、及王瑞芝等人處，費盡了心機，學了不少余的東西。因與陳老先生時相

過從，故得了不少好處。自然余氏所錄的十八張半唱片，還是學唱的基石。

當年在上海時，某次為慶祝浦東同鄉會成立，由恆社演出大軸探母回令。四郎一角，係由三人分飾。由名票趙培鑫兄演坐宮，培榮兄演過關見娘，最後由名鬚生馬連良演回令。公主一角則由名旦張君秋一人到底。前面尚有金少山之李七長亭，及程君謀先生之罵曹。戲碼紮硬，搭配整齊。過關見娘，唱作繁重，尤其身上臉上，具要看工夫。錢兄在四十幾年前，即能演此戲，其身手不凡，蓋可想見。該晚場面偉大，盛況空前。而錢兄之身價份量，由此亦可推論也。

民國三十七年，徐蚌會戰之後，有如秋風落葉，滬上已汲汲可危。杜月笙先生避地去港。姚孟二位夫人，亦均隨之。彼時常在杜府雅敘者，除姚孟二位夫人之外，常川駐客為錢培榮兄、趙班斧先生、及趙仲凡先生。幾每夕必至，深夜始散。當時來杜府者，尚有錢新之老先生及名伶馬連良。那時孟夫人衷氣十足，精神亦佳。嗓子之

衝，無以復加。故歌來繞樑三日，令人有三月不知肉味之感。某日時值溽暑，培榮兄手持一扇前往杜府。於開始吊嗓時，培榮兄即將摺扇遺於几上。該日馬君連良亦來杜府消遣。當錢兄引領高歌之際，連良即攜所遺摺扇至書房為之題字，并稱其為「培榮師兄」。現連良雖已作古，而所題摺扇則仍在。亦無意中所獲一寶也。錢兄至今仍津津樂道。每一談及，則不禁眉飛色舞，猶有餘歡。因在那一段日子裏，既能聽好戲，又可學東西。正是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，誠為千載難逢之大好機緣也。

正式拜師一段插曲

票友學戲，原以自娛為本。若錢兄者，既不求揚名於舞台之上，更無學藝為利之所求。又何必正式拜師，像煞有介事者。其間有一段插曲，樂為讀者述之。某日錢君在杜府吊嗓，由王瑞芝操琴杜先生及孟夫人（即孟冬皇）均在裏間屋內，祇有錢先生在外間屋歌唱。孟夫人語杜元

生云：「屋外吊嗓者爲錢某人。」杜先生接着說：「培榮材料不壞，你何不把你的藝術傳與此一備才？」孟夫人答云：「他是你的學生，不是我的學生。」

當時有杜大小姐在側，未幾遂將此話傳出。

錢先生於聞悉之餘，遂動了拜師的念頭。嗣經過杜大小姐，正式提出拜師之議，但遲遲無動靜，遂將此事擱置。光陰荏苒，轉瞬又是一年。

民國四十年於杜月笙先生過世之後，孟夫人即搬出杜府，遷至香港銅鑼灣使館大廈。錢兄是每日必到。公事房完畢即驅車至銅鑼灣。由下午六時至午夜經常駐紮在孟府，可稱常年門客。於是復提出拜師之議。終於四十一年春，如願以償，在嚴公館舉行了拜師大典。

拜師大典非常隆重

在議定舉行拜師典禮之後，隨即發出請柬，訂期舉行。曾於事前邀妥大師兄呂光先生及名票趙培鑫前往觀禮。前在滬時，孟夫人雖曾爲培鑫兄說過搜孤之公孫杵臼身上及唱工，但并未正式收培鑫兄爲徒。錢兄一想，何不趁此機會一同拜師，豈不一舉兩得。遂於事先商得培鑫兄之同意後，再向孟師請求何不一同收了兩個徒弟。冬皇當時還在謙辭。但在錢先生一再請求之下，也就欣然同意了。拜師之日，熱鬧非常。賓客到了不少，客廳裏擠滿了人羣。

典禮開始，首由孟冬皇向祖師爺磕頭。再向余大賢余太老師磕頭，行三跪九叩大禮。繼而由錢培榮兄及趙培鑫兄一起叩拜。先拜祖師爺，二

拜太老師余大賢，最後再拜孟老師，行三跪九叩大禮。禮畢即行清唱歡宴。那一天孟老師并未開口，但周旋於賓客之間，神采飛揚極爲高興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爲人生一大樂事。亦無怪乎冬皇之笑容滿面也。

冬皇教戲仔細認真

據培榮兄告稱，遠在三十年前，孟老師體力未衰，衷氣亦足，故歌來嗓子極衝，韻味十足。臨眼細聽與太老師頗爲相似，幾可亂真。孟師說戲循循善誘，不畏憚煩。一字一句，一個氣口或噴口都要詳爲講述。一招一勢，舉手投足，以及手眼身法步之銜接配合，都要交代清楚明白。舉凡特殊部份或重要之點，均以身作則，親手指點，表演給你看。一齣戲，先教唱腔，再教字韻。學好了一段之後，先令你上小胡琴。所謂小胡琴者，即不用馬兒而以簍子權充馬兒之謂。上了小胡琴之後，再正式上胡琴，用大嗓唱。用大嗓唱熟之後，再給你說其間之「俏頭」。有關抑揚頓挫，尺寸語氣，均是一遍又一遍的反復加以解說，一直到你能充份吸收爲止。這也是其中畫龍點睛，最難學的一部份了。綜計在上小胡琴時，即須唱到百遍以上，方能入扣。上大胡琴，唱的次數更要加多。總要唱到數百遍以上，方能獲得孟師的點頭。至於念白，孟師在說戲時，不僅止是主角的白口要照念無誤，就是配角以及下手活兒的詞句，也都一起說在內。最令人佩服的，她把配角的詞兒，也背得滾瓜爛熟。在說戲時一問一答，如數家珍。誠不愧爲「魯殿靈光」也。

孟師常提到她當日從太老師學戲的時候是如何的艱難。她說：「你們今天學戲，這點兒福氣，也不知是幾生修得。一切都是現成兒的。有如探囊取物，手到擒來。我們那時學戲必須候至深夜，客人散了之後。老師如精神好，才能開始給說戲。精神如不好，也只好就免了。所以學一齣戲，既無規定的日程，也沒有一定上課的時間。一切要聽天由命。你們今天學戲，老師說了又說，深恐你們不明究竟。一直等到你們確實明瞭爲止。其中之難易，真有天淵之別了。」

特別允許說戲錄音

普通一般人說戲，僅是說過了算數。學戲的人是否能得的到或得到了多少，就要看你個人的聰明才智以及記憶力如何了。聽說以前孟冬皇向余大賢求教的時代，連筆記都不許記，純憑口傳心授。更不要說是錄音了。（那時錄音機尚未問世，亦無從錄起。）在培榮兄向冬皇拜師之後，孟師爲其說戲時，准許他使用錄音機爲之作全部錄音。實爲一天大德政。因當時培榮兄半年居港，半年須到日本經商，若無錄音，豈不長期荒廢。錄音之後即可不拘時地，隨時反復研習，可事半功倍也。在老師的特許情形下，於是產生了孟師爲其說戲的全部錄音。在當時祇是爲着便於學習而已。而至今日，人琴俱杳。孟冬皇之遺音，實爲學習余派老生者唯一無二之上上教材。環顧宇內，再找不出第二份兒來了。價值連城，雖萬金之不易也。

晤談之下，錢兄愈說愈高興。遂取出乃師之

說戲錄音，讓筆者也飽了一番耳福。她的這捲錄音，說的是珠簾寨裏二皇娘掛帥發兵，李克用誤了三卯的一段戲。她念李克用的辭，用的是真嗓，純宗余派，一絲不苟。此外對二皇娘的對口念白以及老軍的對口念白，也都一一照念無誤。真是學什麼像什麼。意到筆到，完全是那麼一回事兒。與在台上，一般無二，祇是嗓門兒放小了一

點而已。二皇娘的京白之好，無以復加。確有當年王大爺瑤卿的味兒。在念老軍的白口時，非但像小丑，且在念白之間，將當時的神情都在音調裏表現出來了。

數段錄音見其梗概

用二皇娘的語調念：「先行聽令。這兒有令箭一隻，命你大戰周德威。得勝回來，我是另有好處。」

再用李克用的語調念：「你把手好處，說講出來。」

二皇娘：「這個好處呵！你拿耳朵來聽我告訴你。」

（咬完耳朵）李克用接念：「哎呀！就是這個好處呵！你騙了孤家，不是一次了呵！你把這個好處，說講出來，大家聽上一聽，那才算得。」

二皇娘：「這那老梆子，你可真擠兌我。你一定要讓我說出來，我告訴你吧！今天你去大戰周德威。得勝回來，我們姐兒倆個備酒一席，把你讓到中間兒，我們姐兒倆一邊一個陪你一喝一說。就是這麼個好處。」

李：「就是這個好處呵！你們另請高明吧！」

以程敬思的語調念：「呵千歲千歲得勝回來，學生還要備酒一

席與千歲賀功呵！」

李：「呵，這是我們家務，不要你在這裏幫腔呵！」

李念：「三個不發兵。」

二皇娘接念：「老梆子接嘴巴呵！」二皇娘這裏唱了兩句，出去，太太保進來再傳令。太太保說：「明日若是來早便罷」，李接念「若是來遲呢？」二皇娘念：「提頭來見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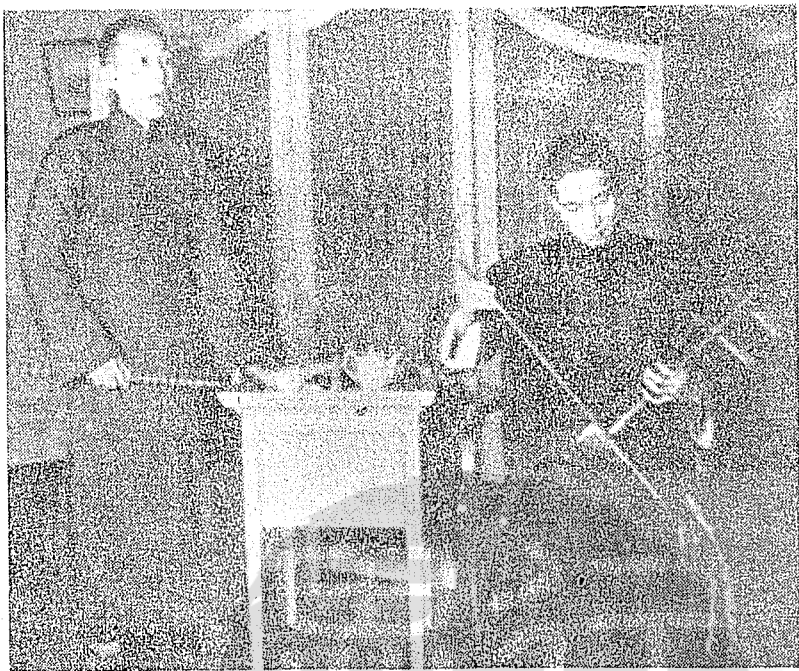
李克用念：「白髮蒼蒼似銀條，胸藏韜略志謀高。算來是黃巢的死期到。試試呵！孤的定唐刀。」這裏面的鑼鼓經據告稱當時係由名琴師王瑞芝念的。以上這幾句念得是剛強蒼勁，擲地有聲。試試呵！的「呵」字與軍突起向上一挑，確實帶勁提神。以下接念：「祇因程敬思前來搬兵求救。是孤王不肯發兵，偏偏遇見了兩個無恥的婦人呵！一個要發兵，一個要掛帥。這到不要提起。也不曉得怎麼糊裏糊塗的把個先行弄到孤王的頭上來了。本當不遵她的將令吧，哎呀！無奈她的家法有些個利害。祇得作此官涉此禮來來來，與孤帶馬。」

誤卯之後

二皇娘：「你明明是瞧不起我們姐兒倆兒，來呀，推出去給我殺了。」……這兒講情。講完了情，

二皇娘再念：「我要殺你，有程恩官講情。死罪已免，活罪難容，來呀，給我重責四十軍棍。……太太保講情。

名琴師朱家奎為余叔岩吊嗓之情景。



聽完了這段錄音，引起了筆者的莫大興趣。此時此地，居然能聽到孟多皇如此寶貴的教敵錄音，真不知幾生修得。如以充當教材，將可啓發多少後知後覺。培榮先生，真可謂有心人。對此錄音，保存了數十年之久，仍能如此清晰異常，完整無缺，可稱國劇界之大功臣。因詢及如此之錄音，共有多少齣戲。據稱連完整及不完整者約計有十幾齣戲。均係在孟師授課時當場所錄。所謂完整者即連部位及念白一併講解在內。其中計

建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

出 品：雙象牌水泥
董 事 長：李崇年
總 公 司：臺北市館前路四十六號建業大樓九樓
電 報 掛 號：CHEN TAI
工 廠：高雄市左營區半屏山南麓
話：二八一——二八六六二